

周瘦鹃文集

珍藏版（下卷）

范伯群 / 主编



文匯出版社

周瘦鵬文集

珍藏版（下卷）

范伯群 / 主編



文匯出版社

目 录

翻 译 卷

欧美名家

003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宁人负我 / 005 | 绛珠怨 / 139 |
| 鬼新娘 / 012 | 薄命女 / 143 |
| 美人之头 / 020 | 一饼金 / 147 |
| 意外鸳鸯 / 028 | 画师的秘密 / 151 |
| 伤心之父 / 041 | 游侠儿 / 153 |
| 洪水 / 046 | 未婚妻 / 162 |
| 惩骄 / 064 | 疗贫之法 / 165 |
| 大义 / 070 | 传言玉女 / 167 |
| 红笑 / 075 | 现代生活 / 175 |
| 拿破仑帝后之秘史 / 089 | 花 / 182 |
| 畸人 / 103 | 死仇 / 188 |
| 末叶 / 106 | 诱惑 / 193 |
| 哑儿多多 / 112 | 长相思 / 200 |
| 杀 / 116 | 飘泊者 / 209 |
| 宝藏 / 128 | 他是不能久活的了 / 214 |
| 登天之路 / 134 | 金星 / 219 |

莫泊桑专辑

225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伞 / 227 | 欧梅夫人 / 243 |
| 面包 / 235 | 难问题 / 248 |

奴爱 / 252
莲花出土记 / 256
亡妻的遗爱 / 260

酷相思 / 264
于飞乐 / 268

巴比塞专辑.....

273

瘫 / 275
定数 / 278

同病 / 281

契诃夫专辑.....

285

复仇者 / 287
男朋友 / 292
顽劣的孩子 / 296
乐 / 299
在消夏别墅 / 301
黑暗中 / 306

人生的片段 / 310
良缘 / 315
老年 / 319
安玉姐 / 324
醉归 / 328

杂 俎 卷

编辑手记及序跋.....

335

申报·自由谈之自由谈及春秋
编者的话 / 337
写在紫罗兰前头(一) / 346
写在紫罗兰前头(二) / 349
写在紫罗兰前头(三) / 352
写在紫罗兰前头(六) / 355
写在紫罗兰前头(七) / 358
写在紫罗兰前头(八) / 360
写在紫罗兰前头(九) / 362
《爱之花》弁言 / 365
《世界秘史》例言 / 365
周瘦鹃心血的宣言 / 366
《游戏世界》的发刊词 / 366
《紫兰花片》弁言 / 367

说觚·《亡国奴之日记》跋及创
作前后 / 368
《快活》祝词 / 369
《紫罗兰庵小丛书·小小说选》
弁言 / 369
祝《社会之花》 / 370
《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》序 / 371
几句告别的话 / 371
五百号纪念的献词 / 372
《新家庭》出版宣言 / 373
《申报·儿童周刊》发刊词 / 374
《花果小品》序 / 374
《乐观》发刊辞 / 375
《花前琐记》前言 / 376

《花花草草》前记 / 377
《拈花集》前言 / 378

附：《紫兰花片》1—12 期封面
/ 379

381

艺界交游及影剧评论

小说杂谈(一) / 383
小说杂谈(三) / 384
小说杂谈(六) / 385
小说杂谈(九) / 386
影戏话(一) / 387
影戏话(二) / 388
影戏话(四) / 389
影戏话(十) / 390
影戏话(十三) / 391
记狼虎会 / 393
观俄国灾荒赈济会舞蹈志愤
/ 394
狂欢三日记 / 395
说侦探影片 / 402
介绍名剧《少奶奶的扇子》 / 403
参观《采茶女》影片而后 / 403
银幕漫谈(一) / 404
银幕漫谈(三) / 404
志新影片《重返故乡》 / 405
谈艺(一) / 406
徐卓呆与猪有缘 / 406
谈艺(三) / 407
礼拜六的晚上 / 407
岁尾年头之两影剧 / 408
樽边偶拾 / 409
云霞妍唱记 / 410
碧云霞历史中的一小页 / 411
云霞会亲记 / 412
行路难 / 412

黎明晖的照相册 / 413
念炸弹下的北京朋友 / 414
西方情书中的称呼 / 415
山阴道上之明星点点 / 416
狗赛会中 / 417
重五纪事 / 418
辟谣 / 419
美国之模特儿案 / 420
日进无疆之明星公司 / 420
殖边庆功记 / 421
说伦理影片 / 422
记中秋日之狼虎会 / 425
《儿孙福》的派别 / 426
不开心与开心 / 426
观《第二梦》后 / 427
参观黎明晖女士婚礼记 / 429
剧场陨泪记 / 430
花间雅宴记(上) / 431
花间雅宴记(下) / 431
梅华消息 / 432
筵次记言 / 433
吾友轶事(一) / 434
吾友轶事(二) / 435
古色古香记 / 436
新妆斗艳记 / 436
梅华片片 / 438
梅宴记趣 / 439
记连环信 / 440
琴雪芳的回忆 / 441

海外诗笺 / 442
情书话 / 443
诗人之家 / 446
我与少奶奶的扇子 / 447
惊才绝艳之《少奶奶的扇子》
/ 449
云裳碎锦录 / 450
巴黎的蜡语 / 451
百星偿愿记 / 452
曼华小志 / 453
吃看并记(一) / 455
吃看并记(二) / 456
吃看并记(三) / 457
天马会中的三位老友 / 458
天马剧艺会琐记(上) / 459
天马剧艺会琐记(下) / 460
海粟画展之一瞥 / 461
颇可纪念的一天 / 462
哀艳雄奇的《潘金莲》 / 463
月份牌小谈 / 465
改业 / 465
《美人关》之回忆 / 466

雄健壮烈之球战 / 467
记许杨之婚 / 469
男扮女不如女扮女 / 470
凤凰试飞记 / 471
我们的三周年纪念 / 471
我们的“辟克泉” / 472
艺苑琐闻 / 473
一日之间的两看 / 474
申园的狗 / 475
胡适之先生谈片 / 476
海庐读画记 / 478
樽畔一夕记 / 478
《申报》二万号纪念拾零 / 479
一九二九年影戏院潮中之先驱
者 / 480
南国之一夕 / 482
宴梅席上 / 483
寄语雪蝶 / 484
提倡国产的有声影片 / 485
发人深省的《如此天堂》 / 486
紫罗兰庵谈荟 / 487
访鹤 / 488

诗词与剧本

491

爱的供状 / 493

爱之花 / 517

时评·杂感

547

闺秀丛话(一) / 549
闺秀丛话(二) / 552
申报·自由谈之三言两语 / 554
夫妇的公约 / 559
娶寡妇为妻的大人物 / 559
勿轻视有色人种 / 560

未来的国庆 / 561
我有几句话要说(上) / 562
我有几句话要说(下) / 563
《美容专刊》发刊辞 / 564
劫中度岁记 / 565
吾母今年七十六矣 / 567

我的家庭 / 569
新年之回顾 / 571

我的书室 / 573

书信

575

嗟我怀人中心是悼 / 577
笔墨生涯五十年 / 580
笔墨生涯鳞爪 / 586
我怎样庆祝第十四个国庆

节 / 592

悼念鲁迅先生 / 595
爱花总是为花痴 / 598

悼亡

603

我与李涵秋先生(节录) / 605
哭阿兄 / 609
哭倚虹老友 / 614
倚虹忆语 / 616
执紼痛记 / 618
双百回忆记 / 619
曼殊忆语 / 620

悼念郑正秋先生 / 624
悼念戈公振先生 / 624
人间可哀录(一) / 625
人间可哀录(二) / 626
损失了一部活的万宝全书 / 628
寄亡友梅兰芳同志 / 630
还得名山傲骨埋 / 633

园艺盆景

637

农村小景放牧图 / 639
插花 / 642
盆栽趣味 / 644
为展览会准备 / 685
一年无事为花忙 / 687
我家的小菊展 / 689
梅花时节话梅花 / 692

诗情画意上盆来 / 695
盆景上银幕 / 699
盆盎纷陈些子景 / 701
具体而微的宝塔山 / 703
花的展览会 / 705
夏天的瓶供 / 708

附：年谱

范伯群 周全 744

后记

周全 757

翻
译
卷

欧美名家

OUMEIMINGJIA



1917年2月出版的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书影。周瘦鹃为筹结婚费用，将版权卖给中华书局。而美编也为他设计了“燕双飞”的封面，以祝其“双飞乐”也。

托尔斯泰(Lco Tolstoi) 原著

宁人负我

(A Long Exile)

托尔斯泰小传(1828—1910)

托尔斯泰伯爵(Count Lco N. Tolstoi)以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^①生于都拉(Tula)之亚那亚波拉那(Yasnaya Poliana)。初求学于墨斯科^②及甘惹(Kazan),后入高加索军中,从高咨却高夫亲王(Prince Gotschakoff)出征土耳其。一八五五年西伯司都波尔(Sebastopol)之役,亦与焉。事定,解甲归,而已以诗家、小说家闻,出入圣彼得堡文酒场中,人皆刮目。居未久,即作德意志、意大利之游。一八六二年,年三十四,始结婚。卜居墨斯科左近之领地上,与农人辈杂处。居恒以著书、种植为乐。更立一小学校,聚农家子弟,躬自教诲之。其课程之周密,教法之良美,实俄国两都所未尝有者。复擅医术,邻人病,每自趋视,且为之治汤药,亲切备至,人罔不感泣。隐高加索山日,草《婴时童时少年时》(*Childhood, Boyhood, and Youth*)、《尼克路道夫亲王忆语》(*Memoirs of Prince Nekludoff*)二书,并《哥萨克兵》(*The Cossacks*)短篇小说一。游西欧诸邦时,有《大风雪》(*The Snow Storm*)、《二骠骑兵》(*Two Hussars*)、《家庭幸福》(*Family Happiness*)、《三死》(*The Three Deaths*)、《波立柯希加》(*Polikushka*)诸作。一八六五年成一巨著,曰《战争与和平》(*War and Peace*),言拿破仑征俄事,奕奕有生气。一八七五年草哀情小说《阿娜喀丽尼娜》^③

① 俄历,即公历1828年9月9日。

② 墨斯科:今译为莫斯科。

③ 今译为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

(*Anna Karenina*),三年而成。书出,风靡全国,一时推为文学界唯一之杰构。一千九百年,著《复活》(*Resurrection*),立与前二书先后传诵全欧,译译者不下十数国。一千九百十年,忽弃家远适,将以隐遁终其身。寻病,遂以十一月二十日卒于阿司塔波伏(*Astapovo*),人皆伤之。综其一生著述,舍说部外,尚有宗教书及短篇杂作无算,均传。

却说佛拉迭末镇中,住着个少年商人,名儿唤做挨克西诺夫。开着两处商店,生涯倒也不恶。他出落得也唇红齿白,眉清目秀,好算得个美少年。瞧他一天到晚,没有不快意的事,只谑浪笑傲,拍手高歌。所以人家但见他天天开着笑口,从没愁眉不展的时候。他在十七八岁时,整日价沉溺在麴蘖里头,手不离杯,杯不离口,旁的事儿,一概都不问。不知道有天地,也不知道有岁月。人家说终老温柔乡,他却有终老醉乡之概。后来结了婚,便斩钉截铁的和酒绝交,流连于温柔乡,倒把醉乡忘怀了。有时偶一为之,也不过略略沾唇罢咧。

有一年夏天,挨克西诺夫预备上尼奇拿夫各洛市场去,和他老婆告别。他老婆道:“伊文,这一回你别去。昨夜我曾做了一个梦,甚是不吉,出去怕不利。”伊文道:“你怎总是这样害怕,怕什么来呢?”他老婆道:“我自己也不知道怎的如此害怕?只那梦委实不吉,梦中我见你一天从镇中回来,除下帽儿时,却满头都是白发咧。”挨克西诺夫笑道:“这梦儿怎见得不吉,或者倒是好运的预兆。这一回我出去做一个好买卖,将来把金儿银儿满载而归咧。”当下他便珍重一声,和老婆作别去了。半路上遇了个素识的商人,先喝了两杯茶,指天划地的畅谈了一会,夜中在一块儿宿着。两间卧房,只隔得一堵墙壁。半夜里,挨克西诺夫已醒,只为急着要趲程,忙唤马夫起来配好马车,付了账,一个人先自走了。走了约摸四十浮斯脱(俄里名,每里合一英里之三分之二),就找店家用早餐。喝了一杯茶,恰见旁边有一只六弦琴,顿时触动歌兴,拉着唱将起来。正唱得高兴,猛听得铃声琅琅,蓦地里来了一辆车儿,走出一个警官和两个警士来,捱近挨克西诺夫,突然问道:“你是谁?从哪里来的?”挨克西诺夫一一从实答了,接着就请警官用茶。那警官又问道:“昨夜你宿在哪里?一个人独宿呢?还是和旁的商人宿在一起?今天早上可曾瞧见那商人没有?你为什么捱不到天明,就在半夜里离那客店?”挨克西诺夫自问并没做过什么亏心事,便愤然道:“我是个做买卖的,既不是梁上君子,又不是绿林暴客,何用长官盘诘。”那警官道:“我是个警官,盘诘你也有原由。因为昨夜同你宿在一起的那个商人,已在客店中被人谋杀,此刻快

把你一切东西取出来，给我过一过目。”又向那两个警士道：“搜他的身上。”两人不敢怠慢，即忙搜了一遍，又把他的行李打开来，一阵子的乱翻。一会儿，那警官忽地从一只行囊里掏出一把刀来，大声道：“这刀子是谁的？”挨克西诺夫一瞧，见那刀上血痕斑驳，不觉大吃一惊。警官又问道：“这刀子上的血又从哪里来的？”这时挨克西诺夫早已心惊胆战，断断续续的说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这刀子不……不是我……我的。”警官道：“今天早上，就发见那商人已刺死在床上。昨夜惟有你一人和他宿在一起，并没旁的人。并且他那房间的门儿是在里面下锁的，外人谁也不能进去。只是你的房间，却能和他相通。这就是两个铁证，你可掩饰不去的。况且那凶器如今也在你袋中搜得，还有什么话说。你的面庞，也着实使人起疑呢。快和我说，你怎么杀死他的？又盗得了多少钱？”挨克西诺夫并没做这杀人的勾当，自然死也不肯承认，回说我和那商人喝过茶分手后，便没有见过他一面。所有八千卢布，是自己的东西。那刀子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说时，声音颤颤的，脸儿白白的，全身也瑟瑟地乱抖，直从头上抖到脚尖，好似真个犯了罪的一般。警官便不由分说，立刻唤警士们缚了，送入车中。挨克西诺夫平白地蒙了这不白之冤，禁不住痛哭失声，想起了闺中少妇，正屈指数着归期，更觉得心如刀割，已割成了个粉碎。不多一刻，已关进近边一个监狱里去了。官中人又派人到佛拉迭末去，探听他平日的行为。那边的商人和镇中人，都说他十七八岁时，很喜欢酗酒，有时不免要闹事。只近几年来，却很端方，待人也极其和气，从不把疾言厉色向人的。巨耐铁案如山，万难平反。不上几天，便经法庭审讯，说他谋杀商人，盗取二万卢布，那把刀子，便是一个铁证。挨克西诺夫有口难辩，只得听他们怎样处置。审罢，依旧入狱。只可怜那闺中的细君，苦念着藁砧。一天二十四点钟中，兀是弹泪饮泣，不知道怎样才好。膝下儿女，都还弱小。一个尚在襁褓之中。没办法只得牵男携女，到那监狱里去探望丈夫。那狱官起初拒绝不许，好容易经了几次的哀求，才蒙允许。挨克西诺夫夫人趑将进去，又见她丈夫赭衣被体，铁索郎当，杂在那许多杀人犯中间，心中一阵悲痛，便扑的倒在地上，晕了过去。停会儿，才渐渐醒来，坐在丈夫身旁，先把家里一切情形说了一遍，然后问他无端怎么受这冤枉。挨克西诺夫忍着痛，把前事一一说了。说完，夫人又含悲说道：“现在我们该怎样想个法儿，洗刷你的罪名，难道眼看着你冤沉海底，白白送死不成。”挨克西诺夫道：“我也想不出什么法儿，除非上书皇帝，痛切陈情，或者有一线的希望。”夫人就和他谈，前几天早已上书皇帝，但是至今还没有消息，不知道递不上去呢，还是有旁的意思。挨克西诺夫听了，一声儿也不响，

似乎已经绝望的样子。夫人道：“你可还记得么？当时你出门的当儿，我曾和你说做过一个恶梦，梦见你满头都是白发，如今你遇了这意外，忧急过度，头上的发儿，当真一丝丝的白了，可不是恰好应了那个梦么。唉，你这一回原不该出门的。闭门家里坐，这一场大祸未必会从上来呢。”说时，把纤指理着她丈夫的头发，又道：“我亲爱的郎君，你从实和你妻子说，当真杀死那商人不曾？”挨克西诺夫悲声说道：“旁的人疑我，你也疑我么？”说完，掩着脸儿，放声哭了。这时，那守狱的宪兵已闯将进来，说时候已到，催着挨克西诺夫夫人出去。夫人不敢违拗，只得和她丈夫告别。这一天直是他们夫妇两口子永诀之日，从此再也没有相见之期咧。

挨克西诺夫目送他夫人去后，心想：我怎么如此不幸，旁的人疑我还说得去，连自己的床头人也疑起我来，这是哪里说起？接着便喃喃自语道：唉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怕没有第二人知道我的了。我只得求上帝垂怜，求上帝大发慈悲。从这一天起，他便不望皇上的赦免，只天天掏心沥诚，祷告上帝。过了几天，已定了罪，判了个终身监禁。先处鞭刑，然后罚作苦工。可怜挨克西诺夫竟生受这世上最惨酷的刑罚，遍体鳞伤，没一块儿完肤。到得伤势痊愈，就同旁的罪人一块儿，送往那冰天雪窖的西伯利亚去了。挨克西诺夫手胼足胝，在西伯利亚一连做了二十六年的苦工。一头的秀发，已白如霜雪。颌下白髯萧疏，宛像银丝一般。一生乐趣，早已化做乌有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从没一天略开笑口。早起夜眠，只是正襟危坐，祷告那慈悲的上帝。光瞧他一个翩翩美少年，已变做了个老头儿。背也曲了，走路也蹒跚了。他在狱中，学做皮靴，得了些儿钱，便去买那许多殉道人的书儿，在铁窗下澄心诵读。每逢来复^①日，总到狱中的小礼拜堂去，高唱圣诗。那声音却还不减当年，甚是响亮。狱中官长，都称他品行端正，实是罪犯中不可多得的人物。同伴们也都器重他。有的唤他做祖父，有的唤他做圣人。凡有人要向官长陈情，总请挨克西诺夫去做说客。同伴中倘有什么争端，往往请挨克西诺夫替他们判断。只要他说一声谁是谁非，大家都倾服，没有一个敢说个不字的。挨克西诺夫好几年做了这他乡之客，欲归不得。望断云山，也不见飞来只字，不知道他老婆儿女是生是死，好不挂念。

一天，他们狱中，又有一群新罪犯到来。到了晚上，那许多老罪犯便聚在他们四周，开起谈话会来。问他们从哪里来的？犯了什么罪？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兀是刺刺不休。挨克西诺夫只坐近了他们，垂着头，细细的听着。

^① 指礼拜天。

就中有一个六十来岁、长身白发的人，开口说道：“兄弟们，我流到这里来，并没犯了什么大不了事。只为从一辆雪车上解下一匹马儿来，可巧被人家拿住，说我是个盗马贼，想盗这马呢。我虽苦苦分辨，总辨不清楚。后来审了一场，就胡胡涂涂的送到西伯利亚来了。然而公道自在，想来不久就能回去咧。”一人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那老犯答道：“我从佛拉迭末镇来的，我出身原是那边的人。姓西米拿维克。名儿唤做梅苟。”挨克西诺夫一听得“佛拉迭末镇”五字，分外清明，忙抬起头来问道：“西米拿维克君，你可知道那边有一个商家，唤做挨克西诺夫的，如今可还存在么？”那老犯答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挨克西诺夫原是镇中著名的富商，只可怜他受了杀人的嫌疑，早年就流到西伯利亚来了。只你老人家为了什么事到这里来的？”挨克西诺夫道：“我为犯了大罪，在这里已做了二十六年的苦工。”老犯道：“你犯的是什么罪？”挨克西诺夫道：“总之我罪有应得，此刻也不必去说它。”当下那几个老同伴便把他的冤狱和西米拿维克说了，西米拿维克听罢，向挨克西诺夫熟视了好一会，拍着膝盖，大呼道：“奇怪，这真奇怪。祖父，你已老得多了。”大家问他什么事奇怪，他却不肯回答，只说道：“兄弟，这事儿煞是奇怪，想不到我们却在这里相见。”挨克西诺夫一听这话，心中顿时起了一重疑云，疑这西米拿维克即是当年杀死那个商人的凶手。于是忙问道：“西米拿维克，我从前的事，你也知道么？你从前可曾遇见过我没有？”西米拿维克道：“我倒也有些儿忘却，这事似乎很长久咧。”挨克西诺夫又问道：“那个杀死商人的凶手是谁？你或者也知道么？”西米拿维克笑道：“知道，那凶手在那商人行囊里找到了一把刀子，把他杀了，便把这带血的刀子掉在你的行囊里，人不知鬼不觉的飘然而去。”挨克西诺夫到此，心中已雪亮，知道这人正是陷害自己的凶手。便也不说什么，霍地立起身来，搭讪着走开去了。这一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再也不能入睡。通宵转侧，悲从中来。影象种种，逐一现在眼前，仿佛瞧见他老婆玉貌如花，仍和从前把别时一模一样。一时见她的粉靥，见她的妙目，且还听得她银钟也似的语声笑声。一会又仿佛瞧见他所爱的儿女，娇小玲珑，玉雪可念，正掬着笑容向他。一会又记得那天在旅馆中弹着六弦琴的时候，何等快乐，哪里知道警吏突然来了，不分皂白把他拘了去，生生的送入黑狱之中。一会又记得被鞭的时候，何等痛苦，行刑人执着皮鞭立着，恶狠狠的，好似魔鬼一般。鞭儿着处，血肉纷飞。四下里却还有无数没心肝的人瞧热闹，说着好顽咧。一会又记得铁索琅琅，长途仆仆，往西北利亚来了。一会又记得二十六年中做着苦工，消受了万般苦况。这些如云如烟的影事，霎时间潮上心头。只觉得苦多于乐，哭多于笑。当下里不由得不得

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我这大半生都害在那恶贼奴手中，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呢。”一会儿却又心平气和起来，想宁人负我，我毋负人。如今年已老了，死正不远。与其报仇于人之身，不如自己早些儿死，保着我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体，总算一生没有对不起人家的事。当夜便祷告了一夜，第二天也并不和西米拿维克接近，连正眼都不向他瞧一瞧。

像这样过了两来复，夜中往往不能安睡。心坎里觉得悲痛万分，不知道怎样摆布才好。有一夜偶然走过一间狱室，猛见一只床架下边，似乎有个人躲在那里。立定了瞧时，却见那梅苟西米拿维克霍的直跳出来，瞧着挨克西诺夫，两眼中都现着慌张的样儿。挨克西诺夫假做没有见他，依旧向前走去。西米拿维克却斗的一把拉住了他，说正在墙脚下掘一个洞儿，预备逃走呢。接着又道：“老人，你倘替我守着秘密，我便把这出路和你说。要是泄漏出去，给大家知道，或者报告上官，把我鞭个半死，如此我就不与你干休，定要结果了你的性命才罢。”挨克西诺夫摆脱了西米拿维克的手儿，怒气勃勃的瞧着他说道：“我不想逃走，你要杀尽杀。委实说，你已杀了我好久咧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切都听上帝。上帝教我怎样，我就怎样。”第二天早上，那许多罪犯们都照常去做工，却有一个守兵一眼瞧见西米拿维克脱了靴子，把一靴子的泥都倒在地上。那守兵见了，立时起了疑，忙去报知狱官，大搜狱室，末后果然发现了那个洞儿。一会便召集了全狱的罪犯，问是谁掘这洞的？大家面面相觑，没一个肯承认。那狱官知道挨克西诺夫是个诚实人，或能从他口中探得消息，便向他说：“老人，我一向知道你是诚实的，如今当着上帝告诉我，掘这洞的到底是谁？”这当儿挨克西诺夫手也颤了，嘴唇也颤了，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心中却在那里想道：我半生幸福，都给那恶贼奴葬送了个干净。此刻正好趁此报仇，一消心头的愤气，我为什么放过他！转念却又想那鞭刑何等的可怕，我是过来人，曾经尝过味儿的，怎忍下这毒手，使他受那切肤之痛，还是依旧照着“宁人负我，我毋负人”八个字做吧。于是闭着嘴儿，默然不答。那狱官又道：“老人，你来，从实和我说，掘那洞的是谁？”挨克西诺夫瞧了西米拿维克一眼，说道：“上官，这个我不能告诉你，上帝也不许我告诉你。因此我就仰体上帝之意，恕不奉告。上官倘要怎样处置我，尽请施行。罪人可是在上官权力之下，生死唯命的。”接着那狱官又说了许多好话，苦苦劝他说，他却一百二十个不开口。没奈何，只得把这事儿搁起不问。第二天晚上，挨克西诺夫已上床睡了，怎奈两眼像鱼目似的，兀是合不拢来。猛可里却觉得有人将进来，在自己足边坐下。挨克西诺夫仔细一瞧，见是梅